

Studies on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论稿

翁绍军 著

中西書局

014032743

B081.1
19

Studies on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论稿

翁绍军 著



北航

C1720915

中西書局

B081.1

19

8275802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论稿 / 翁绍军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 3

ISBN 978 - 7 - 5475 - 0626 - 4

I. ①形… II. ①翁…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 384~
前 322) —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081.1②B50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0069 号

《形而上学》论稿

翁绍军 著

责任编辑 赵明怡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 **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37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5 - 0626 - 4/B · 041

定 价 23.00 元

引 言

《形而上学》(Metaphysica)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最主要的哲学著作,也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迄今为止,国内对于这部著作的介绍和系统研究都十分薄弱,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尚未见这方面专著的发表。因此,我认为,写作《〈形而上学〉论稿》,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形而上学》又是部极为艰涩的学术论著,罗斯(W. D. Ross)在《形而上学》英译注本前言中曾警告说:“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评注者会可能去假定他已经解释了这部极端困难的著作的所有难题。”我深知这部论著远未达到研究课题所提出的全部要求,有些立论还可能是错误的,因此,热切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教正。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形而上学》	1
第二章 哲学史论述和《形而上学》主题的确立(论卷 A、 B、Γ、E)	22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的学说(论卷 Δ)	41
第四章 《形而上学》关于实体的研究(论卷 Z、H)	54
第五章 《形而上学》关于生成的研究(论卷 Θ)	87
第六章 对柏拉图和柏拉图学派的批评(论卷 M、N)	99
第七章 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论卷 Λ)	119
参考书目	131
后 记	132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形而上学》

提起希腊哲学,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恩格斯语),他不仅在哲学和逻辑方面有伟大的建树,而且在心理学、自然科学、历史、政治学、伦理史学、美学等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黑格尔(Hegel)因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应当称为人类的导师,他“乃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他是一个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生于色雷斯的一座海湾城市斯塔吉拉(Stagirus),这座城市后来在马其顿(Macedonia)统辖之下。有关亚里士多德幼年时代的资料所存无几,我们只知道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菲立(Philip)的父亲阿明塔(Amyntas)的御医。他早期受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经验科学的影响,是有家学渊源的。我们还知道他自小父母双亡,由亲戚泼罗克塞纳司(Proxenus)抚养教育长大。十七岁那年,他到雅典,在柏拉图(Plato)学园(Academy)里待了二十年。柏拉图死后,他离开雅典,投奔米西亚阿索斯的君主赫尔米亚(Hermias),并娶了他的女儿比提亚(Pythias)。以后他被菲立王聘为王子亚历山大(Alexandrus)的教师。从公元前335年起,他回到雅典,在被叫作吕克昂(Lyceum)的公共场所讲学。亚历山大死后,雅典反马其顿势力大振,亚里士多德以不敬神之罪被控,他逃亡至尤比亚的却尔基斯(Chalcis in

Euboea), 公元前 322 年, 死于那里。

作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柏拉图的思想, 先则接受, 继则怀疑, 终则批判。策勒尔(E. Zeller)将亚里士多德生平分为三个时期, 即学园时期(公元前 367 年—公元前 347 年)、转变时期(公元前 347 年—公元前 335 年)、吕克昂时期(公元前 335 年—公元前 322 年)。在这里, 我们借用策勒尔对亚里士多德生平的分期, 来具体阐述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变迁过程。

一、学园时期(公元前 367 年—公元前 347 年)

希波战争以后, 作为希腊盟主的雅典城邦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及文化上, 都有长足的发展, 成了希腊和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中心。在这块土地上, 哲学也找到了繁荣发展的最好土壤。自从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把哲学传至雅典以来, 许多哲学家络绎来到这里, 建立学派, 传授学业, 一些本邦人和外邦人在这里潜心学术, 成为颇负声望的哲学大师, 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当时雅典的学术界, 有两大主要的学术派别, 一派注重于修辞学和政治学, 一派注重于本体论和实践哲学, 柏拉图就是后一派别的宗师。亚里士多德在十七岁那年来到学园。据说他到的那年, 适逢柏拉图作第二次西西里亚之行, 但无疑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也受到柏拉图的赏识和器重, 他被尊为学园的讲师, 并被称作“学园之心”。

亚里士多德留在学园的二十年间, 无疑是他思想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奠基期。我们知道, 柏拉图所建的学园, 是按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所规定的方式组织的, 它是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在学园中, 除探讨哲学外, 还探讨了当时的精确科学, 即数学和天文学。柏拉图的学园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

样,类似于中世纪的神学院,在现今被保存下来的公元前376年希腊诗人伊庇克拉底(Epicrates)的一个残篇中,描述了学园里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从事植物分类工作,很可能这类活动含有区分异同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作用,被柏拉图用来作为训练辩证法的一种准备。显然这些活动都给予亚里士多德以相当积极的影响。^①

在学园时期,亚里士多德勤奋钻研柏拉图的著述。当时,柏拉图的一些重要的对话篇已先后完成,亚里士多德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就是以柏拉图的《斐多篇》(Phaedo)为模本的。这个时期,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一个正统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两篇论文可以表明这一点。一篇是对话篇《欧德摩斯》(Eudemus),又称《论灵魂》。欧德摩斯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位塞浦路斯地方的朋友,亚里士多德在这一对话篇中,接受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哲学思想,承袭了回忆说,并主张无形体的存在是理念最适宜的特性。另一篇不是对话,而是致塞浦路斯王坦米松(Themison)的告诫信。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后来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利可(Iamblichus)保存在《哲学劝学篇》(Exhortation to Philosophy)里。它站在柏拉图的二元主义立场上,主张超验的理念,采用柏拉图伦理学的绝对准则,明显带有柏拉图那种轻视肉体和人世生活的奥尔弗斯(Orpheus)——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色彩。

亚里士多德是在充满经验主义传统的环境中长大的,因此他也一定深切地感受到经验知识的局限性,可想而知,他这位渴望进一步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接触了富有想象力、并试图从观念上包罗世界万象的柏拉图哲学时,会多么地惊喜和信服。实际上,柏拉图的哲学也确有一定的吸引力,它兼收并蓄了前人的各种哲学思想,并以闪耀光彩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叙述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柏拉图既不同于把真理看作就是人的知觉的智者学派,也不同于把眼

^① E. Zeller: *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London, 1931, p. 118.

光只盯在个别事物上的安提西尼 (Antisthenes) 为代表的犬儒派。他直接从了解宇宙性质着手,在理念论基础上建立起宇宙论、心理理论、伦理学和政治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其他弟子一样,研究和接受了这种学说,但他又与他们不同,他没有盲目地把老师的学说当作信条那样去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热爱和尊敬他的导师的。当柏拉图以八十岁高龄去世时,亚里士多德在挽歌里称颂他的老师道:“对于他,坏人永远没有权利去赞扬他,他的一生表明并教导着快乐怎样同时又是善的。”但亚里士多德热爱真理更赛过一切,当他发现老师有谬误时,既不盲目信从,将谬误当作真理一样迷信,也不文过饰非,作强词夺理的辩护,而是提出质疑,纠正错误。这种难能可贵的气质使他超越于柏拉图所有的学生之上,成为在柏拉图学园中真正有所建树的一代大师。这种气质即使在亚里士多德早期的论文里也有所反映。上面提到他的论灵魂的《欧德摩斯》,总的来说是受柏拉图思想支配的,但也不是完全唯柏拉图之说为是。在这篇论文里,他反驳了柏拉图所主张的灵魂是一种谐和的说法。他是从逻辑角度提出异议的,他反驳说,谐和是一种属性,而灵魂是一种实体,两者不属同一类型,因此不能等同。有趣的是,这一点正是以后他和柏拉图分道扬镳的基本点。亚里士多德后来经常批评柏拉图把属性和实体混淆起来。这是一点思想的火花,这点火花不久点燃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明灯。顺便提一下,无独有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两千余年,康德 (Kant) 在抨击神的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时指出,从神的概念推论出神的现实存在是荒谬的。而在康德之后,年轻的马克思在博士论文草稿里也同样指出,本体论证明中所指的神只是概念和表象,因而这种证明不外是神的非存在的证明。可以说,康德和马克思实际上都是沿用亚里士多德的属性并非实体的思想方法,而对传统神学提出质疑和挑战的。

随着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他越来越多地发现柏拉

图学说的局限甚至荒谬的地方,同时柏拉图本人也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促使亚里士多德脱出柏拉图学说的范围,开始对学园的观点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并修正学园所持的理论主张。

二、转变时期(公元前 347 年—公元前 335 年)

柏拉图死后,学园由他的侄子斯潘雪浦(Speusippus)主持,可能是哲学观点的相左,也可能是当时雅典市民惴惴不安于马其顿对奥林脱的侵吞,气氛不利于亚里士多德(我们知道,这位哲学家的父亲和马其顿有着亲密的关系),因此他在柏拉图死后第二年就离开了学园,和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一起去往小亚细亚的阿索斯(Assos),并得当地君主赫尔米亚(Hermias)的知遇。后因波斯人征服了这里,赫尔米亚被指控与马其顿密谋反对波斯王而遭打致死,亚里士多德携妻逃往附近的米底勒尼(Mytilene),这里是他的朋友和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的家乡,他在这里采集了许多生物学的材料。接着,他应马其顿王菲立的邀请,做了十五岁的亚历山大王子的教师。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后,亚里士多德又重新回到了雅典。

这段时期是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并开始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时期。应当指出,柏拉图本人已意识到理念论的一些局限和困难,他在世时也努力设法解决这些困难。早先他在《斐多篇》里是以理念作为认识事物的原理和事物存在的原理的,把理念当作事物的目的,当作生成消灭的原因。但即使就在这一篇里,他也注意到了理念学说的一些困难,比如,理念难以解释同一事物具有相反的性质,也难以解释事物相反相生的现象。以后他在《菲德洛斯篇》(Phaedrus)开始改用灵魂作为运动的源泉,因为灵魂是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中介,但这灵魂通过怎样的方式引起运动则仍难以说明。柏拉图晚年开始注意现象世界,他的《蒂迈欧篇》

(Timaeus)探讨现象世界的起源,并宣称“这个世界是由于神的天道把它当作一个赋有灵魂和理智的生物而产生出来的”,这比原来片面否认现象世界的真实性显然进了一步。柏拉图还借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张,用数论来补充理念论的不足,但尽管如此,仍未克服他的理论的二元主义的困难。柏拉图的一些学生,像斯潘雪浦和色诺克拉底继续柏拉图的做法,没有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学说里脱离出来,最终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

广泛的科学研究开拓了亚里士多德的视野,使他不同于囿禁在数学圈子内的柏拉图和其他学园同窗。他并不喜好注重于抽象演绎的数学,他的爱好偏于讲究综合的经验科学,特别是以采集、分类和定义为研究方式的植物学、动物学等生物科学,这使他确信感觉世界的实在性,对主张超验世界的理念学说开始由怀疑而变为批判。

可以标志亚里士多德这一时期思想转化的著作是对话篇《论哲学》(On Philosophy)。在这篇对话里,他自己作为讨论的引导者出现,表现出一种独立不倚的气概。这篇对话由三章组成,第一章是历史性的,第二章是批评性的,第三章是纯理论的。第一章提出了哲学体系周期性循环的理论,历史地概述了以奥尔弗斯神学、特别是东方埃及和波斯的宗教格言为原则的哲学,他指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是为时一万两千年的宇宙周期的起点,他在柏拉图之前六千年;现在处于这周期中段的柏拉图揭开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弦外之音是柏拉图也终将被其他人所替代。这种历史地看待理论发展的观点成为亚里士多德日后研究各类科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第二章是对柏拉图后期理念论的批评。我们知道,柏拉图以《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为标志,开始将理念论与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开始涉及现象界的问题,但他终于走上以数论解释现象世界产生的道路,而正是这一点促使亚里士多德着手独立研究本体论,并提出了与理念论不同的形而上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还为自己辩护,显然他一定由于对理念论的批评而受到雅典学园派

成员的责备。第三章他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论和宗教哲学。他在某种程度上还依赖柏拉图的超宇宙的神学,宣称信仰世界和心灵的神性,但在这部分内容里也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基础观念,也就是提出了一个不动的宇宙推动者。

除了对话篇《论哲学》以外,在这一时期里,亚里士多德还开始了《形而上学》的写作。《形而上学》的开首两卷和最后一卷都完成于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这几卷里虽然把自己包括在柏拉图主义者中间,以“我们柏拉图主义者”自许,但批评柏拉图二元论的先声已启,尤其抨击了斯潘雪浦和色诺克拉底的理论。这时期他还完成了欧德摩斯伦理学和一些政治学论著,并开始建立起物理学和宇宙论的基础理论。

三、吕克昂时期(公元前 335 年—公元前 322 年)

这是亚里士多德一生最后的十三年,也是他集大成、出成果的一段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转变时期内已奠定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原理,但系统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学术体系则是在这最后的晚年时期——吕克昂时期。春生秋实,在这一时期内,他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惊人地编纂了一系列规模宏富的著述,使他得以成为人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当亚历山大远征亚洲之后,亚里士多德回到了雅典,在被称作吕克昂的场所讲习。由于此地多供人散步的林阴路,以及亚里士多德喜欢边散步边传授学业,因此,他所创建的学派又被称作逍遥学派(Peripateticism)。如果说柏拉图的学园还残存着许多毕达哥拉斯团体的道德戒律,逍遥学派则更侧重研究学术,亚里士多德对程度较高的学生讲授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较艰深的学问,对程度较低的学生讲授政治学等较具体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的讲演,成了后来被保存下来的讲义性著作的基础,这些著作内容虽然

比较枯燥和呆板,并且在数量上还不到亚里士多德实有著作数的四分之一,但即便这些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现今所存有的全部亚里士多德著作,除了《雅典政制》(Atheniensium Respublica)是他本人的原著外,几乎都属这类讲义性的著述。

亚里士多德的著述真正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罗斯曾将这些著作编制出一览表,英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大致上照这一览表编排。这就是:(一)正位篇(Topics);(二)分析篇(Analytics);(三)修辞学(Rhetorica);(四)伦理学、政治学(Ethica Politica);(五)诗学(Poetics);(六)形而上学(Metaphysica);(七)问题集(Problmta);(八)物理学、天文学、起源和衰灭、气象学(Physics, Astronomy, Origin and Decay, Meteorology);(九)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十)灵魂论、论感觉、论睡和醒、论寿命修短、论青年和老年、论生和死(De Anima De Sensu, De Somno et Vigilia, De Longitudine et Brevitate Vitae, De Juvenrute et Senectute et de vita et Morte);(十一)动物的分类学、动物的演进论、动物的起源论(On Partibus Animalium, On the Progression of Animals, On the Origin of Animals)。德国哲学史家策勒尔则将这些著述分成五类:(一)逻辑的著作;(二)形而上学的著作;(三)自然科学的著作;(四)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五)美学、历史和文学的著作。两千多年来,这些著作所起作用之大,是任何其他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所难以相比的。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形式逻辑教材的大部分都取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据达尔文(C. R. Darwin)自己说,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其他一切生物学家的影响;而他的政治学著作,则被后人称颂为“古希腊所遗存的最令人惊异的著作”;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形而上学》在后世所起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黑格尔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后,赞叹地说:“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哲学家中最值得研究的。”

从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来看,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有很大的不

同。柏拉图是雅典的贵族后裔，一生特别是前半生处于政治斗争的颠沛之中，因此他偏重主情感的实践哲学；而作为异邦人的亚里士多德则相对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因此更偏重主理智的逻辑学。其次，柏拉图受奥尔弗斯—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影响较大，因此，在他身上，神秘主义的宗教倾向更明显一些；而亚里士多德自幼受到科学的熏陶，因此更信赖于有效的经验实证。此外，处于城邦政治衰势的柏拉图，总是回到过去寻求理想的实现，因此对现实抱有虚无的态度；而与方兴未艾的马其顿势力密切相关的亚里士多德，则正视现实、肯定现实。总之，境遇的不同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形而上学》是亚里士多德最杰出的哲学著作。对于亚里士多德所建立起来的宏伟业绩，歌德(Goethe)曾感叹地说：“亚里士多德收集了地上的各种材料，造了一座伟大的金字塔。”借用这一比喻，可以这样说，如果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组成了一座巍峨的金字塔，那么置于塔顶的应当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亚里士多德在不同时期讲演的一个合编。罗得岛的逍遥派哲学家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在编纂亚里士多德全集时，把这个合编放在物理学篇之后，由此，这一“在物理学之后的学问”，作为与形而下的经验科学相对应，被起了“形而上”的学名。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有形而上学是建立在物理学之上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本人称它为第一科学，也就是关于世界的第一原理的科学。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亚里士多德是怎样定义科学的。他说：“当我们认为自己认识到事实所依赖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乃是这件事实的原因而不是别的事实的原因，并且认识到事实不能异于它原来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自己获得了关于一件事物的完满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与智者关于这事物的那种非本质的认识是绝不相同的。”^①这样可以知道，他把科学看作是对事实原因的认识，这当然

① 《分析后篇》卷A(卷1)章2。

是无可非议的,并且他指出认识事实的原因就是要认识其本质,而不能像智者那样,把任何非本质的认识都混同于科学。在《形而上学》的卷E(卷6)章2里,他专门论述了偶性不是任何科学的对象,抨击诡辩派如同柏拉图所说是专讨论“无事物”的,指责他们的论题老是纠缠于事实的属性。这里所指的属性不仅是相对实体而言,而且也是指偶然属性。照亚里士多德在卷Δ(卷5)的注释,这种偶性有两个意思,一是偶然隶属于事物,二是虽属事物自身,但不是事物必须具有的属性。显然这都是非必然性的意思,他说:“在现存事物中,有些保持着常态并出于必然,有些则既非必然,也非经常,但通常这是偶然存在的原理和原因;因为那些既非经常也非主要的东西,我们称之偶然。”(1026b26、1027a20)^①把科学看作对必然原因的认识显然是正确的,这是亚里士多德正确的科学观的表现。

上面的论述中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亚里士多德把科学所研究的原因说成是事实的原因,而不是事物的原因。严格地说,事实和事物是不相同的。前者是广义的“有”,后者是狭义的“有”,也就是实体。尽管它们之间又有不可分的联系,即前者是以后者为中心点的。亚里士多德说:“事物可以在多种意义里被说成‘有’,但它们都与一个中心点发生关系,这中心点就是一种明确的东西,它被称为‘有’,是不带任何含混的意义的。”(1003a33)这里所说的中心点,所被称作确定东西的“有”,就是狭义的“有”,就是指实体、事物。那么,与中心点有联系的一切“有”的东西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指出:“某些东西被说成是‘有’,乃是因为它们是实体;另一些东西则因为它们对实体的影响;还有一些东西则因为它们是一种向实体发展的过程,这或者是实体的损坏、缺乏或性质,或者是具有造成或产生实体或与实体有关的事物的能力,或者是对这些东西之

^① 系《亚里士多德全集》希腊文版边注的页数行数,各语种的《形而上学》译本都可按此统一边注索引。下同。

一或对实体本身的否定。”(1003a5)这里和实体的“有”一起,还列举了其他各种的“有”,它们一起组成了广义的“有”,这些“有”就统称为“事实”。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广义的“有”即事实,按产生的根源又分为实体的“有”、技艺的“有”和意志的“有”。根据对这三类“有”的认识,科学可分为理论的、制造的和实践的。理论的科学以实体为对象,哲学就是理论的科学。

我们知道,哲学一词起源于希腊,就词源说是“爱智慧”的意思。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最早规定,哲学就是精通众多的事物;以后巴门尼德(Parmenides)又把众多事物的共同属性归结为“存在”,他认为只有不变的存在才能被思维。自巴门尼德开始,哲学被明确作为研究存在的科学,以后又经柏拉图,特别是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进一步把存在与本体联系起来。柏拉图把存在称作“是”,把本体称作“一”,这个“一”也就是理念。他指出,“一”不与“是”结合,就什么也认识不了;而“一”与“是”相结合,存在就能与各种范畴相结合,就能成为可认识的存在。柏拉图的问题在于,他的“一”,即他所规定的本体—理念,不是与现实的“是”相结合,即不和现实存在相结合,因此这种可以认识的存在实际上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正是不满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批评并改造了柏拉图的哲学;但是,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规定,在主张哲学是研究本体存在这一点上,仍是和柏拉图相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又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第二哲学或局部哲学又分为数学、物理学。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和数学、物理学一起列为哲学,这一点是和柏拉图不同的。通常的哲学史著作认为柏拉图把哲学分为辩证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其实这并非柏拉图的主张,而是色诺克拉底的做法。柏拉图本人用一个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对立起来,人的灵魂通过回忆认识理念,而这种回忆认识的过程就是借助辩证学的力量借以达到的过程。要学会凭借辩证学,需要一个准备阶段,这个准备阶段就是

人对数学几何学之类学问的研究。研究这类学问,人需要利用感性事物的图形或数,又需要利用假设,由假设出发进行研究,通过一系列逻辑推论最后达到结论,这种结论不是更接近于最高理性,而是更接近于非实在的事物。但这类研究如果能提高到互相结合、互相关联的程度,从而对它们的相互关系得到一个总的看法时,这种研究就有助于为辩证学作准备。辩证学与这类研究也有共同之处,它也有个推论的过程,但它不利用感觉事物,不以假设为出发点,它只利用理念,从理念到理念,最后仍归结到理念,通过纯粹的理性达到对最高的善的认识。可见,亚里士多德把数学几何学或物理学只看成是手段,看重其认识功能,而完全否认它们的真理性。他认为真正能认识存在原因的唯有辩证学,辩证学才是目的,而他的伦理学实际上也仅只是应用辩证学而已。因此,认为他把辩证学、物理学、伦理学同时包括在哲学中是不符合事实的。

与柏拉图的看法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类同于柏拉图的辩证学)、数学、物理学都是认识实体的哲学,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作为认识对象即实体的整体和部分的不同,并不是真理、谬误或手段、目的之不同。

那么,作为同属一门哲学的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又是根据什么来区分的呢?不用说,就是根据它们研究的对象,即实体的不同而区分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只有一种实体,比如现象世界中的那种实体,那么,哲学也就只有一门,即物理学。他说:“如果除了那些自然所形成的东西之外再无别的实体,那么,物理学将会是第一科学。”(1026a29)他还指出:“有多少类实体,哲学就有多少个部分,所以在这些部分中间,必须有一种‘第一哲学’和另一种次于‘第一哲学’的哲学。”(1004a4)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体共有三类,“其中两类是物理的,一类是不动的”。这后一类不动的实体是永恒不动的实体,研究它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两类物理实体中,一类是可感觉有生灭的实体,研究它的科学是物理学,另一类是可